

智慧的 碰撞 ——偶合之谜

王生平 何双及

齐 鲁 书 社

B023

21

智慧 的 碰 撞

——偶合之谜

王生平 何双及

齐 鲁 书 社

鲁新登字 07 号

智慧的碰撞

——偶合之谜

王生平 何双及

齐鲁书社出版发行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7.25 印张 2 插页 143 千字

1993 年 5 月第 1 版 199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800

ISBN 7—5333—0290—7

B·70 定价:3.90 元

引 言

古今中外,不同的主体个体可以从不同的道路发现同一真理,这就造成了智慧的碰撞或曰偶合。这一现象同样表现于文学创作中。长期以来,它困惑着人们,成了一个哲学之谜。

本书认为这个谜是可以解决的。马克思、恩格斯的宏观把握,钱钟书和李约瑟的微观分析(相对于马、恩的宏观来说),丹纳关于艺术的“家族类似”,维特根斯坦关于语言的“家族类似”,最后,皮亚杰关于认识的建构,阿海姆关于人们感受的“同构”,都是或直接或间接的向着这个神秘王国的胜利进军。这为我们揭开这个谜提供了前提。另外,弗洛伊德的学生荣格的“集体无意识”理论,也可以作为揭开这个谜的重要参考理论。

根据上述种种理论,可以认为,智慧的碰撞或曰偶合,对于人类群体的认识来说,是不可避免的;对于个体来说,它虽然有着偶然的随机性,但通过随机现象,我们同样可以发现类似物理学上的“布朗碰撞”的概率现象。以人们常见的化学元素来看,几乎每一种元素都有几个独立的发现者,有的元素甚至被十多人单独发现(如氟)。虽然极个别元素是被一人发现的,但整个化学元素的发现,各自独立发现的概率总是趋于

1。

因此,我们认为,把智慧的碰撞或曰偶合看成是一个规律是可以成立的。因为无论在文学创作或科学研究、技术发明等各个不同的领域中,还找不出足以推翻这个规律的普遍现象,相反,大量的现象总是作为这个规律的例证或补充,使它变得日益丰富。尤其是在人类历史上的重大发明创造(如物理上的牛顿定律、相对论、量子力学,化学上的元素周期表,数学上的解析几何、非欧几何,地质学的板块学说,生物学上的孟德尔定律),无一例外。

这很明显,如果一个理论不是人类集体智慧的结晶,它就不成其为科学;科学所以正确,正在于它有普适的效力。不同的科学家的同一发现是一种互相补充、证明、完善的过程。同时也证明了对于同一真理发现的能力,并不单独为一人所具有,也为他人所具有。

人的这种能力的终极根源当然要追溯到制造工具和使用工具的物质文明中,但是,也决不能排斥与此同时并存的精神文明。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交流、“对话”,构成了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主体个体在这两大文明中接受着它们所给予的乳汁,逐步成长起来,形成了一般的心理结构:智力(认识)结构、意志(伦理)结构、审美(美学)结构。

这种通过实践而积淀下来的结构,受着被积淀的东西的导引和规范。没有什么人会发生例外。荣格的“集体无意识”理论,如果去掉其神秘的外衣,给以实践论的改造,那么它就会给我们以适当的启发。当两个或多个主体的认识在同一问

题上发生碰撞的时候，作为主体个体往往会有意无意、自觉不自觉地割裂自己同人类知识整体的联系，以为这个真理只能为他一个人所获得。这样，他把自己所受到的先前的知识有机体的影响抛开了、“遗忘了”，变成了无意识的东西。他不知道，他的这种发现乃是无数前人知识的积累的“爆发”，他不过是个引爆者罢了。我们常说的“得鱼忘筌”，就是对这一现象的嘲讽。鱼可得，而筌不可扔。如果，我们有兴趣阅读一下科学史，我们便可以发现任何一项发现都是人类认识史上的一个环节。认识史可以确证“集体无意识”是真实存在的。而我们日常所说的“异曲同工”、“殊途同归”、“英雄所见略同”也不外是某种“家族类似”的同一表述（只是还未上升到维特根斯坦的理论高度）。

过去的传统哲学对必然的强调在当代受到了严峻的挑战。与此相应的是大批强调偶然的议论不断产生。像西方的存在主义对黑格尔的唯智主义与泛逻辑主义的挑战就是最显著的表现。我们不准重复存在主义，但我们应该看到个体存在的意义和价值。通过智慧的碰撞，我们能够发现，主体个体总是不断丰富群体的认识的。主体个体得到的相对真理使人类的绝对真理的长河更加波澜起伏。任何无视这一点的人都是不公正的。过去，许多参与共同发现（至今也仍然存在）的主体个体的发明，所以受到抄袭、剽窃的诽谤，大多与他们的错误观念有关。

因此，我们在这里强调个体，不是强调孤立的个体。恰恰相反，而是要打破“自我中心”的个体意识。只有打破了“自我

中心”的个体意识，主体个体才能一方面实现自己的目的，另一方面合乎客观的规律，也就是使自己在合目的又合规律的运动中把握自我，获得一种清醒的自我意识：既不片面强调纯理性，也不片面突出纯感性，而在二者的和谐交融中保持此世界的连续、统一。

末了，简要说明一下本书为什么把“偶合”与“智慧的碰撞”等价地使用。“偶合”是学术界习用的一个名词，这个词钱锺书教授用得最多，所以本书采用了这一说法。另一方面，有人不大用“偶合”而用“撞车”，如王蒙同志。王蒙同志在给作者的一封信中强调了“撞车”与“偶合”的等价性。鉴于此，我们用“智慧的碰撞”作书名，并以“偶合”作为副题。我们相信，二者的混用不至于引起歧解。

目 录

引 言.....	1
第 一 章 问题的提出.....	1
第 二 章 历史的回顾	10
第 三 章 马克思恩格斯的反思	22
第 四 章 钱钟书论偶合	34
第 五 章 李约瑟析碰撞	57
第 六 章 欧洲中心论和中国本位论	75
第 七 章 文学王国的波澜	85
第 八 章 科技世界的风云(之一).....	125
第 九 章 科技世界的风云(之二).....	139
第 十 章 科技世界的风云(之三).....	171
第十一章 智慧碰撞的规律.....	195
第十二章 智慧碰撞的启示.....	206
结 语.....	222
后 记.....	224

第一章 问题的提出

当你在琳琅满目的商店看见形形色色的魔方时，当你使用相机在摄影拍照时，你是否意识到魔方和相机的原理也是我们中国人发明的呢？当你在历史博物馆里徜徉漫步时，你会为《墨子》中的几何原理所倾倒，为祖冲之的圆周率而自豪，为勾股定理而骄傲，为道教的炼丹术而惊诧，你是否知道这些在外国人那里也先后被独立地创造出来了呢？你知道伟大的科学家牛顿和莱布尼兹的争论吗？你了解达尔文和华莱士共同创立进化论的过程吗？还有，你是否想知道为什么郭沫若的历史剧《屈原》受到徐迟的批评，而评剧《小女婿》并不是抄袭《青春》？为什么我国古代大诗人李白登上黄鹤楼看到崔颢的诗就搁笔兴叹？为什么外国也会出现《水浒》之类的作品？为什么王安石的名句“春风又绿江南岸”中的“绿”字并非独创？可能你只知道，弗洛伊德提出了“梦是欲望的满足”的著名定义，但你知道唐代大诗人白居易也提出了类似见解吗？可能你自己没有卷进争夺优先权的斗争中去，但是你知道，马克思曾被人指责为“剽窃”者，而恩格斯不得不花费很大气力为之作出辩解吗？……

可以说，这是一个白发三千丈的问题。好些人对这个问题

稀里糊涂，莫名其妙，一些陷在斗争漩涡里的人尽管如此大声疾呼、义正辞严，也常常归于无用，最后不得不不了了之。

你想探索这个问题的奥秘，从而揭开它的千古之谜吗？那么，就让我们一起在偶合的王国里作一番游历何如？这虽然不会使你像在《美的历程》中获得那么多惬意的美感愉快，但也不会像你在读你所厌烦的古籍那样枯燥无味。我们要接触到的是智慧史中的一个问题。而这个问题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还没有被科学的太阳完全照亮，因此背阴的山麓，以及幽暗的小溪和若明若暗的河谷会呈现出令人眼花缭乱的景象。不过，等到我们走出河谷，我们的眼前就会豁然开朗了。

无论是中国的元谋人、北京人、蓝田人，还是非洲肯尼亚卢多尔夫湖人、欧洲罗马尼亚的布朱勒斯提人、法国芒通的瓦隆纳特人，总之，在石器时代，他们总是用打磨的石器作为猎兽的武器和征服自然的工具。他们使用的石器，有大有小，有灰有白，但在外部形式上则几乎是完全一致的。例如石斧总有一片宽阔的锋刃，矛尖总是一端那么尖锐……。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是不是一个氏族从另一个氏族，一个部落从另一个部落学来的呢？或者说是从人类的共同祖先一脉相承地传递下来的呢？从大量的人类社会学的资料来看，这既不是人类始祖代代相传的东西，也不是邻近部落传播或学习的结果，而是各自独立的发现^①。对火的使用也是如此。原始人的智慧凝结在

^① 参见达尔文：《人类的由来》，第278页。商务印书馆，1983年。

石器上,石器给我们翻开了人类初始智慧的初始一页。

有了制造工具、使用工具的共同创造之后,人类的智慧如一泻千里的江河,飞速发展起来。各国文字以来的历史构成了人类文明史。

文明史造成的文化是光辉灿烂的,但人类的智慧却经受到痛苦的煎熬,其中有血污和阴谋。众所周知的毕达哥拉斯学派,是希腊古典哲学和自然科学的重要派别,尤其是他们创立的毕达哥拉斯定理,即一直角三角形斜边的平方,等于两直角边的平方之和。用 a 表示一直角边长,用 b 表示另一直角边长,用 c 表示斜边长,则毕达哥拉斯定理可用下式表示: $c^2=a^2+b^2$ 。在毕达哥拉斯学派看来,这是上帝的秘密,千万不能泄露。“首先泄露无理数的秘密者们终于悉数覆舟丧命。因为对不可说的和无定形的必须保守秘密。凡揭露了或过问了这种生命的象征的人必定立遭毁灭,并万世受那永恒的波涛的摆布。”^① 尽管如何地保守秘密、不去言说、防止泄露,但秘密不能保住,不可言说的终于说出来了,不准泄露的也终于泄露了。不是哪一位偷听了他们的谈话,也不是他们之中的成员的泄密,这一定理也为我们中国人所独立发现,这就是《周髀算经》的勾股定理,它与毕达哥拉斯定理有异曲同工之妙。问题是,无论是毕达哥拉斯,还是《周髀算经》,都没有给出证明。可以设想一种数量关系和空间形式是可信的成立的,但未给出证明前,还不能最后确定它的真理性,就像哥德巴赫猜想虽然

① 《数,科学的语言》,第 85 页。商务印书馆,1985 年。

已差一步之遥,但也不是一个被证明了的定理,它的真理性还要靠最后一步的证明。

从中国的赵君卿和欧洲的欧几里德的证明以来,到现在世界上共有了三百六十五种证明方法,其中有一种是美国已故总统加菲尔德的证明。每一种证明都不相同,但每一种证明都完全成立……。通向真理的道路是多么的广阔啊!

这三百六十五种证明显示了人类在通向真理的大道上辛勤努力的纪录和见证,也是对毕达哥拉斯“严守秘密”否则杀头的谬误的冲击。从苏联到美国,从卫星到航天,“网罗森严”,军警密布,消息封锁,内外隔绝,但统统失去了效力。没有一字的情报,也无需密探的刺探,你有的,我也会有;我有的,你也会有。那种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时代一去永不复返了。智慧的垄断失灵了。对一个国家如此,对一个人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据美国《读者文摘》1979年11月号披露,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一个成绩低劣的一年级大学生约翰·菲力普斯用了三个月的时间,独立地设计出了原子弹。

然而,毕达哥拉斯的幽灵一直在科学界徘徊,一会儿找到这个替身,一会儿找到那个代理人……弄得整个科学界常常要为此付出沉重代价。其中有旗鼓相当的科学家,也有地位悬殊的对手;有品德高尚的权威,也有人格低下的“学霸”……。杜马为了和他的学生罗朗争夺化学中置换定律的优先权,把罗朗赶到远离科学中心巴黎之外的一所大学。回到巴黎后,罗朗也一直未能谋得一个满意的位置。他不得不在有害健康的实验室里工作,终因肺结核而不幸夭折,死时还不到50岁。能

量守恒物质不灭定律的提出者之一迈尔，1842年就发表了论文，但没有得到物理学家们的重视。因自己的著作没有得到承认，迈尔变得神经衰弱，乖戾暴躁，心情抑郁。从1849年到1878年的漫长岁月中，他一直忍受着这种精神上的“癌痛”，最后死去。

生物进化论的创始人达尔文也曾被“碰撞”所困扰，当达尔文正准备发表关于进化论的著作时，另一个博物学家华莱士寄来了同样的论文。是不予理睬，压下来先发表自己的论文？还是发表华莱士的论文，承认他人的研究成果？这确实是一个相当棘手而且非常严峻的问题。如果先发表华莱士的论文，达尔文将失去优先权，几十年的心血将付之东流。当年，达尔文要随“贝格尔”号航船远航，先是父亲反对；父亲同意后，船长又不同意，因为船长迷信相面术，他发现达尔文的鼻子的形状是缺乏精力人的形状。在取得了船长的同意后，达尔文又开始长期晕起船来。茫茫大海，五年航行，吃尽苦头，历尽艰辛……。如果不发表华莱士的论文，那就必然会扼杀一个年轻的博物学家的研究成果，受到良心的谴责，成为终身的遗憾……。最后，征得了学术界前辈赖尔和胡克的意见，由林奈学会同时发表华莱士的论文和达尔文关于生物进化理论的摘要。达尔文的高风亮节赢得了科学界的一致好评，华莱士也佩服得五体投地。虽然，他也是进化论的创立者之一，但他却把功劳归于达尔文。“达尔文主义”就是在他倡导之下得到承认的。

雅可比同达尔文一样，有着宽阔的胸怀。当他的关于椭圆

函数的研究论文发表时，在《克雷勒》杂志上看到了阿贝尔的同样论文。他当时还不知道阿贝尔的论文发表前遭到冷遇，不知道阿贝尔的论文在发表的前几年就送给了巴黎科学院，而巴黎科学院对于阿贝尔的论文竟置之不理。当雅可比知道了这一情况后，向巴黎科学院提出了抗议。最后，在巴黎科学院的天棚上，找到了那份布满灰尘的论文原稿。这样，巴黎科学院才重新宣读了阿贝尔的论文，使他与雅可比同时获得奖金，成为这一理论的独立发现者。不过，这时阿贝尔已经逝世了。对于阿贝尔来说，这是一个多么遗憾的悲剧啊！如果没有雅可比的努力，他的“生前身后名”恐怕也很难赢得。

是不是历史的悲剧不再重演了呢？我们看到，历史的悲剧也还是在各个领域以不同形式重演着。比如说，王凤麟同志的《野狼出没的山谷》被评上全国短篇小说一等奖时，就被人指责为是对《第七条猎犬》的抄袭。而在1981年，一位年青的语言学工作者发现，自己关于《孟子》语言中一个问题的研究是对加拿大学者杜百胜的工作的重复^①，他辛勤劳动的成果一下子化为乌有了。一个人的短暂一生能有多少发现？但是，就在这为数极少的发现中，也存在着潜伏的危机，确实令人寒心。这是一个充满了神奇色彩的问题。你想摆脱它吗？想置之不理吗？不行！你想摆脱而摆脱不了，你想置之不理也不可能。闭上眼睛东西还存在，堵上耳朵声音还传播。掩耳盗铃是愚蠢的。必须面对现实。但是这是一个多么令人琢磨不透的

^① 参见《光明日报》，1986年7月15日：《贵在认真》。

问题啊！

人们可以提出一大串疑问。一个人在家里独立研究一个理论，这个理论是前人没有研究过的。在发表之前，他没有向任何人透露。但是，在他这篇论文发表之前，另一个人在别的杂志上发表了相同的观点。他因此而懊恼不安、情绪波动、疑神疑鬼起来。那个人不知道我的工作，怎么会和我有一样的结论呢？是不是杂志的编辑向那个人透漏了什么消息呢？还是我在旅馆说梦话时被那人听去了秘密？或者，我的一张草稿提纲被人拾去了呢？也有可能，那人从我的提包里偷了我的稿，拍完照又原封不动放回去了呢？他可能会有一千个问号，但这一千个问号可能会因一个事实而被全部否定：那就是那个人是外国人，又不懂中文。像我们上述的那个年轻的语言工作者的经历，就有些类似。如果他发表了论文，杜百胜会怎样想呢？所以，从别人是否知道自己的研究来判断一个与自己有相同观点的人的文章是抄袭，是站不住脚的。

当然，不能否认抄袭行为，但不能凡事归之于抄袭行为。这样，很明显的就是把偶合问题纳入了伦理范畴。我们如果要从这一条道路研究偶合，那我们就会走进死胡同。首先，我们看到，科学研究本身没有善、恶，你不会从笛卡尔的解析几何中闻到资产阶级臭味，也不会从祖冲之的圆周率中看到封建主义色彩。它们对任何一个阶级都适用。其次，品德恶劣的人也会有发明，风格高尚的人不见得必定有创造。第三，如果认为这是个道德问题，那么，历史上那些在别人之外独立作出的正确理论或发明都是不道德的了，而这是不符合事实的。我们

应该看到，一般说来，伦理领域只解决善、恶问题，而认识领域才解决真、假问题。偶合是无法用伦理尺度衡量的。

那么，偶合问题是不是一个纯粹的认识问题呢？这也要具体分析。一个人在作出某项发明之前，他会不会考虑有其它人也会有类似发明呢？他可能考虑了，也可能没考虑。在他考虑到了的情况下，是不是就不会发生偶合呢？不是的。维纳在看了勒克和布利冈的一系列数学文章之后，感到这些文章接近于他所感兴趣的位势函数边界上的奇点问题的全部解决。于是，维纳立即寄出了自己的文章。但是，布利冈的文章也提前寄出了。这两篇论文以相同的结论同时发表在《汇报》上。看来，事前的考虑是无济于事的。那么，没有考虑到又如何呢？达尔文倒是没有意识到华莱士会有相同的见解，但华莱士的论文还是写出来了，以至于使达尔文在没有思想准备的状态下惊得如同被雷击了似的。可见，没有考虑到，也会有偶合发生。

这样看来，在偶合问题上，认识和没有认识好像可以划等号了。我们认为，可以划等号，又不能划等号。在不能阻止偶合出现的情况下可以划等号，在如何减少偶合问题上的互相指责、纠缠上又不能划等号。对偶合的正确认识可以避免某种盲目性，而没有认识则可能陷于某种猜妒的泥沼中去。任何一个偶合的出现，不取决于人们的认识是否正确。马克思的认识还不够正确吗？但他还是同恩格斯、摩尔根、狄慈根偶合了。所以，从纯粹的认识上和一般的伦理中是不会解决偶合问题的。

这就是说，我们的认识再正确也不会解决偶合的发生问题。世界上几十亿人口，数万计领域，几千万科学家、文学家、

艺术家、哲学家……川流不息的信息交换、日新月异的知识更新……一个人的精力再充沛、知识再广博、本领再高超也无法对此作出精确的观察和预测。在这里，任何认识都是无能为力的。但是，能不能说认识对偶合的一切问题就一筹莫展了呢？也不是这样。认识的本性不在于解决它所解决不了的问题。它严格地把自己置身于自己的王国里。在偶合的问题上，它的职能在于对偶合作出正确的反思。它的任务是对偶合作出规律性的说明，以便引导人们正确地对待偶合，使人们的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行动得到高度的统一。

历史的发展，科学的进步，使我们能在今天对偶合作出比较正确的说明了。然而，路漫漫，夜长长，回顾一下历史，我们会看到这个问题经历了曲折的历程。通过历史的回顾，我们会看到，在今天，偶合问题所以达到了“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境地，正是历史上“山重水复疑无路”的探索的继续。

让我们回顾一下历史吧！